

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跨文化理解调查研究

陈映戎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二语隐喻理解的过程受制于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及认知心理。本研究对英语学习者隐喻理解过程中使用的认知手段及母语文化背景影响实施调查。研究发现:学习者理解隐喻的主要方式包括依据喻体特征展开联想;以喻体的文化意象进行推理;利用视觉刺激信息等。母语文化则推进了理解过程中的语言迁移及文化经验图式的迁移。

【关键词】隐喻;跨文化理解;母语文化影响;认知手段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148-03

一、研究背景

随着对隐喻思维重要性的逐步了解,以及文化与隐喻关系的深入认识,课堂中的隐喻学习逐渐引起了二语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隐喻教学为二语习得带来的触动和收益,并提出切实的教学手段以促进隐喻的认知。然而,从学习者主体角度展开的隐喻理解研究相较于教学方面的文献显得相对薄弱。孙启耀、张建丽(2010)考察了英语学习者在不同语言理解阶段所存在的隐喻理解障碍,并为隐喻能力的提高提出相关建议。魏耀章(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对隐喻理解具有明显作用,但该项研究调查没有指出学习者具备了哪些具体的认知能力。显然,L2学习者文化背景、认知方式的差异使他们在理解目的语隐喻时存在不同于母语者的难度。L2学习者不仅要分析语言文字和语境的冲突,而且需要从文化、心理和思维上克服自身母语认知的局限,即对目的语隐喻进行“跨文化”的理解和信息加工,因此从认知主体视角审视隐喻理解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对学习者的文化背景、认知手段及思维的心理过程进行考量,才能在教学中结合和利用学习者的语言理解及文化认知特点,更为有效地推动目的语隐喻的理解进程。本文以英语植物隐喻为例设计问卷,对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跨文化理解状况实施调查,旨在了解学习者理解英语植物隐喻的具体方式,分析母语文化对目的语隐喻理解的影响,以期对英语隐喻学习效率的提高有所助益。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本调查研究以植物隐喻为语言用例设计问卷,就学习者对英语植物隐喻的识别和意义获得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了解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认知手段及

母语文化背景对隐喻理解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有:a.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理解的影响有哪些? b.英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植物隐喻的认知手段有哪些? 本调查对象为上海某重点高校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两个平行班,共计71人。

(二)调查工具

本研究以翻译答题的方式设计调查工具,同时辅以有声思维的实验手段,即被试在翻译划线部分(英语植物隐喻)的同时,需要以书写记录的方式汇报翻译过程中他们的思考内容,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分析他们对隐喻的思维认知过程。

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12小题,12个英语植物隐喻根据汉英形式与意义的对应情况被分为四类,主要考察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的迁移对隐喻理解的影响。第二部分由3小题组成,每题附图一幅,旨在考察外在视觉刺激对隐喻理解的作用。第三部分也由3小题组成,旨在考察文化经验图式对隐喻理解的影响。问卷中不出现“隐喻”或“metaphor”等相关表述,以免产生任何导向。

(三)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较好的反馈性,我们在问卷设计初稿完成后,请4名学习者做了试测,并根据试测结果的反馈对问卷实施修改,最终定稿发放。本项调查共计发放并回收英语问卷71份,其中有效问卷66份(问卷出现答题空缺即视为废卷)。本文采用百分比的方式对问卷答题正确率进行数据统计。

三、结果与讨论

(一)母语文化背景对理解英语植物隐喻的影响

根据问卷第一部分的考察,结合被试所写的翻译依据,我们发现被试的母语文化背景对目的语隐喻理解的影响程度较大,隐喻理解过程中语言和思

收稿日期:2013-07-06

作者简介:陈映戎(1984-),女,江苏泗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

维迁移的倾向比较明显。对于存在汉语对应形式或意义的英语植物隐喻,被试的翻译正确率普遍较高;如第1-4、6、7、8、9题(见下表)。而对于汉语形式意义不完全对应或没有对应(第5、10、11、12题)的英语植物隐喻,被试理解的偏差性较大。

表1:植物隐喻理解问卷第一部分

植物隐喻	正确率
1.grass root(草根)	86%
2.a hot potato(烫手山芋)	89%
3.nip ... in the bud(遏制在萌芽阶段)	74%
4.vegetable(植物人)	61%
5.a straw in the wind(苗头)	3%
6.mushroom(雨后春笋)	95%
7. a hard nut to crack(棘手的事情)	82%
8. turn over a new leaf(翻开新的一页;重新做人)	89%
9. peach(可爱的女孩)	68%
10. ginger(活力、劲头)	24%
11. a shrinking violet(害羞、腼腆的人)	26%
12. grapevine(小道消息)	56%

根据被试记录的翻译依据,我们发现翻译多源于(1)植物形态特征的联想;(2)母语负迁移影响。母语负迁移在被试的答题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将英语植物隐喻译为汉语对应词所具有的隐喻性表达。比如将“a straw in the wind”(风中的稻草)与汉语中的“救命稻草”、“墙头草”对应起来;看到“ginger”就联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将“grapevine”(葡萄藤)翻译成“顺藤摸瓜”等等。二是根据语境推测,将英语植物隐喻译为汉语习惯表达。比如“a hot potato”被译为“热锅上的蚂蚁”;“a shrinking violet”被认为是“绣花枕头”或“花瓶”。从被试的思维过程看,他们在理解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汉语思维考量和推断英语植物隐喻的意义,从而直接导致隐喻认知误区的产生。

除了母语负迁移的干扰之外,被试理解英语植物隐喻的过程还受到母语文化经验图式的影响。在概念形成过程中,事物的理解和归类,不一定取决于规定的概念特征,有时候会取决于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出的解释,这就是基于图式的概念形成(邵志芳,2006: 299)。被试的生活经验图式为隐喻意义的推测提供了补充依据,而在缺少英语文化生活经验的情况下,根据母语文化图式解释英语植物隐喻容易产生理解偏差。问卷第三部分,尤其是对隐喻“full of beans”(精力充沛)的认知翻译,突出反映了被试的文化经验图式对英语隐喻理解的干扰。此隐喻的理解正确率最低,仅26%;根据

被试翻译时记录的联想内容,有的被试认为吃早饭前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早饭吃完后才会充满活力,因而将该隐喻译为“吃饱了”、“饿”或“精力充沛”。有的认为人在早饭前可能出现一些状况,比如口臭、火气大,或者蓬头垢面,从而根据这些体验作出相应的翻译。还有的被试根据豆子颗粒小、数量多,类似汗珠的特点,将full of beans翻译为“话多、唠叨、啰嗦”、“满腹牢骚”、“麻烦事多、忙得不可开交”、“满头大汗”。显然,该隐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被试的母语文化思维和生活经验的限制。日常生活经验以图式的方式存在于学习者的思维中,它与母语迁移一样是母语文化影响目的语隐喻理解的重要因素。

(二)英语植物隐喻的认知方式

隐喻理解的程度与学习者对隐喻信息的认知加工方式密切相关。问卷调查反映了学习者在理解英语植物隐喻过程中所采用的认知手段,除了结合语境信息进行推断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根据植物特征发挥联想。联想是由一事物想起另一事物的过程,是发散性思维的基础。被试翻译的思维过程包含了大量基于植物特征的视觉、味觉等感官联想。比如不少被试根据桃子的视觉外观(白里透红)和甜味将“peach”译为“漂亮迷人的女孩”;也有的依据桃子触感的柔软和口味甜蜜的特点,将其译为“软弱的人”和“腻人的人”。在结合语境翻译ginger(生姜)时,有的被试依据生姜给味觉带来的刺激性,将其译成“激励”或者“狠角色”;也有的根据生姜的佐料用途或者姜的自然属性温热驱寒,将其译为“配合”或者“热身赛”。由于东西方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且被试对同一植物在异文化中的象征和民俗用途知之甚少,被试在隐喻理解过程中,其联想和发散性思维大多基于自身对熟悉的植物特性的感官体验,从而容易导致隐喻理解的偏差。

第二,根据植物文化意象或生活经验进行推理。从被试的答题结果看,主要的推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植物在英语文化中的喻义展开推理。比如被试在知晓laurel是西方荣誉象征的前提下,正确翻译了隐喻“rest on one's laurels”。另一种是根据母语文化经验对英语植物隐喻进行推理。如英语隐喻a straw in the wind,被试认为“稻草与风比,微不足道”,而将其理解成“无关紧要的事”。可见植物的文化意象及被试的生活体验都是隐喻意义的推断依据。

第三,借助视觉等多感官渠道获知信息。展示

图片是最常见的一种通过视觉传递信息的方式。尽管图片对于抽象信息的表达和传递有一定局限性,但视觉图片的确为语境提供了补充信息,也可以帮助推断和确认意义。以图片辅助理解的问卷第二部分,就反映了视觉刺激对隐喻理解的引导作用。13-15 题的理解正确率分别为:play gooseberry(当电灯泡)94%;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责怪错了人)67%;spilling the beans(泄密)27%。

视觉图片辅助理解最为典型的是第 13 题,我们提供了语境和相关图片。从卡通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小醋栗介于梨和苹果之间,手中高举一盏电灯泡。根据图中信息,结合语境“I'll leave you two young people alone. I'm sure you don't want me to play gooseberry”,被试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出划线部分即是“当电灯泡”的意思。

从结果来看,图片等视觉信息虽然具有补充信息和帮助推理和理解的功能,但是学习者对图片的接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第 15 题中,我们试图以一幅“三个女孩凑一块儿咬耳朵”的图片配合语境,以传递“私下泄密”的语义信息。但图中女孩以手遮嘴的动作却引起了“八卦和背后议论”的联想,被试将其译为“传播谣言、四处八卦”、“背后议论,说坏话”或“挑拨离间”。可见,在目的语隐喻的学习中,学习者往往容易接受直观的视觉信息,并据此做出意义判断。教学中只有对视觉刺激所传递的

正确信息有意识地加以引导,才能避免学习主体因主观意识而产生信息误读和误解。

问卷调查也反映了少数隐喻不被识别的情况。比如一些被试根据字面意思直接翻译“a hot potato”和“a straw in the wind”。虽然直译所占的比例较小,但也表明在不能理解言外之意的情况下,字面直译是一种直接的答题策略。

四、结语

鉴于 L2 学习者的隐喻认知手段,以及理解过程所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二语教学中,当涉及隐喻学习时,首先要注意文化信息的输入和对比。二语学习者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储备是有限的,而隐喻理解过程需要相关世界知识和社会经验的补充整合,隐喻教学需要注重目的语文化的输入,注意引导学习者进行目的语和母语文化的比较以便从文化的深层面推动隐喻的认知。其次,发散思维,拓展语义网络。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和促进学习者发散思维,如换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角度看待植物的某一特点,有助于拓展网络知识联结,帮助形成更为广大的语义网络,对隐喻意义的联想推断有所助益。最后,促进多种知觉参与认知加工。图片、实物或视频材料的展示可以刺激学习者的视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为大脑提供更为直观的信息,通过语义和情节加工的并行深化学习者的记忆痕迹,这对于隐喻的理解是一项有益的举措。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邵志芳. 认知心理学——理论、实验和应用[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2] 孙启耀, 张建丽. 认知视角下隐喻理解能力障碍的实证研究[J]. 大学英语, 2010, 2.
- [3] 魏耀章. 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对中国英语专业学生隐喻理解的影响[J]. 外语界, 2012, 1.

A Research on English Learners'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CHEN Ying-r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etaphor understanding is affected by L2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the influences of English learners' cognitive measur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n metaphor understand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 cognitive means employed by learners in the process of metaphor understanding include association, which is based on features of the vehicle; inference according to cultural images of the vehicle, and making use of visual stimuli. The influences of L1 culture are manifested in terms of language transfer and culture schema transfer.

Key words: Metaphor;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L1 Cultural Influence; Cognitive Measures

(责任编辑:周锦鹤)